

徐枕亞 介紹春在露

黃子冠卿所製之春在露能治男
老幼輕重各症及牲畜諸病內
搭橋算神效十餘年來風行醫
藥無不稱名地公認報館醫院學
官署軍營等給與匾額證書甚
社會上稱之謂道左之醫生
爲低價可想見時爲讀者諸君介
焉欲得藥樣者附去郵票四角直
向上海東有恒路橋東
蘇華藥房函索可也

●綺芬浪墨出版

之江少年孫綺芬自給開翻表
時近集其七年傑作刊浪墨二
內分小說筆記詩文等類(序言)
傳鐵橋包天笑天廬我生西神

虎公筆記(二) 天翁著

海軍提督六舟以計氏補給計君希柏。補出武康之計壽山。縱三尺二分。橫約四寸弱。厚一寸三分。左側有九字曰。永安六年七月計氏造。希柏先生為同學農之先代也。余夙知計氏有寶藏庫之譽。余復嗜古若性命。於迭參談次。黑農出磚以示按吳景帝。晉惠帝。魏莊帝。北涼沮渠。蒙遜。夏崇宗。皆以永安記元。是磚出吳界。其非北涼可知。而晉與魏夏皆不及六年。可斷為孫吳物。無疑。考湖志。黃武中。車騎將軍計昭。字叔明者。棄官隱山。在武康縣。一名計壽山。吳興記曰。計壽山。大夫計然嘗籌計於此山。則叔明之為計然後裔。確即其歸隱時所造。似皆可信。會詢諸嚴企堯前輩。亦然余說。疑可定。

甘忠果公。名文煥。字炳如。其先江西豐城人。後遷潘陽。隸正旗漢軍。累官至雲貴總督。康熙十二年。吳三桂叛粵。公遣弟文訓新疏入告。而以書報川湖總督蔡毓榮。越其集兵沅洲。聯楚黔聲勢。會巡撫曹中吉。提督李本深。俱私於三桂。督標兵被脅誘。調遣無受命者。公度貴陽必不可守。令委盛氏。與婦女僕役共七人。俱投縊死。已則率數騎。與子國城。筆帖式和雅圖。疾馳

說說便隨

現今的社會上。為什麼增多了好多的嫌疑。假使男女同行。和並肩談話。背地裏人家就要議論他們。說他們的行為不正。究竟是真的呢。是假的。我也不能明白。但是我想總不致像他們所說的吧。

是了。社會萬惡。若輩純潔的青年。都被惡魔戰勝了。受了惡魔的毒。在純潔的社會中。去行那不正常的行為。惡魔的勢力範圍。既然這麼大。所以社會上增多了許多多的嫌疑。唉！萬惡。魔鬼。不知喪失了多少青年們的人格啊。

本劇簪花梅

改換男裝。跟隨郭宗。解詐城逃走。脚色(末)徐廷臣(小生)徐苞(正旦)杜冰梅(彩旦)朱氏(外)郭宗解(雜)差官。門軍。切未盡堂女監。手鐐。令箭。城門。寶劍。腰刀。包裹。藤棍。

徐廷臣搖扇上。唱四平。眼看著紅日西山下。不見吾兒轉回還。(坐介)我徐廷臣。就養到此。天色已晚。吾兒尚未退堂。不知爲了何事。徐苞紗帽便服上。唱。在堂前看見了新奇。好不教人挂心。將身兒來至在二堂院。見了爹爹說根源。(自爹爹任上孩兒拜揖。掛介)一旁坐下。(苞坐介)你今日退堂甚晚。不知爲了何事。(苞)孩兒聞看因册。有謀害親夫一案。正是惡婦杜冰梅。不知爲了何事。又將吳厚害死。孩兒念前仇。已將他判爲斬罪。不知是也不是。

(未完)

新詩

沈寂底深夜。一些兒聲息也沒有。一間編輯室裏。點著一盞晶亮的電燈。那寫字檯邊。坐著一位編輯先生。他寫了一回稿。一回抽了一口氣。道：「唉！這時候人們都已睡靜了。我這電燈也格外的大放光明。似乎助他的工作起勁。」

一。六。十二。松廬草於小說日報編輯室。

大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五等香烟



大前門英商有限公司經理

小說分類法之陳言(四)

總之此項小說。不能多作。不能勉作。偶得感想。可以寓意。可以發噱。足爲滑稽之資料。則捉管爲之。即偶有見聞。審定其能合於談諧者。亦可爲之。若勉強思索。出於事實情理之外者。則謂之死活。不獨不足以滑稽目之。且不足入談諧列也。鄙意滑稽小說。係附屬品。一爲印刷物之附屬品。每份之中。只可略取點綴。多刊則無佳稿矣。二爲小說中之附屬品。如作一長篇。毫無滑稽之處。豈不令人乏味。必取一渾於髒者流。爲書中人。或爲主。或爲賓。均可自定。將其形狀。寫來令人可噱。一舉一動。一言一語。無不詼諧難出。則已可引人得趣。博人發噱。尤可借其口而懲惡勸善。諷刺揚善也。三爲小說家之附屬品。得趣味之事則操觚。無則擱筆。與來則書之。與盡則置之。不可以爲正當之著作品也。其措詞當取其淺顯。以取人人共曉。其意味當求有含蓄。以耐人索味。宜用白話爲宜。句詞可較爲爽快。用文言亦可。意味更可含蓄。在作者性之所喜。意之所近而爲之可也。

小說從游錄(五)

(五)傳記。或言傳記體小說。其體裁性質。咸同於歷史。其言似確。然以余觀之。亦稍有異也。歷史則或述一國之事。或叙一朝之事。雖傳一人之史。亦可以歷史名之。而其生平事跡。務必有關於天下之興衰治亂矣。傳記則不然。或記一事。或記變故曲折。或傳一人之免事。或傳一家之瑣務。實爲普通歷史小說外之別樹一格者。況傳記亦有判。記者。誌逸事也。若南巡秘記之類。故前難以其書論之歷史中。而謂之歷史小說中則開生面。實其所別者。係記逸事也。不過書中之事。大抵關係朝野時局。自亦以歷史名之。其體裁則宜於初記。而不合於章回。貴於簡潔而

不宜累贅。歷史小說往往多分章回。長篇累牘不爲過。此其判也。傳則多傳一人事蹟。如舊作兵傳。儕公傳之類。推其性質言之。一近愛國。一近神怪。但不以性質論。僅體裁言之。否則記一愛情女子小傳則近情。記一哀情女子小傳則近哀情。無傳之分。亦無論傳之價值矣。但所謂傳者。仿史遷遷列傳。惟其作法。爲未必能仿古。不過借以傳名而已。若作近代名人傳。或袁世凱小史。或馮國璋小傳。無不可也。雖亦可稱之爲歷史。終不如稱傳方適。意其祇傳一人之事故耳。其體裁亦用制記。指詞則宜文言。情節則求曲折。命意惟取本人事實。最好求外人所不知之事。實爲珍貴。可著長篇。或分章回。此其異於記者也。總之歷史者。記國事朝野時局之事。記傳則瑣聞逸事。故余以爲異點。前已分言。特開此門。識者幸不以蛇足笑我也。

(六)政治。政治小說。可代政論。以促進政治之進步。以及改良法律。刷新制度。若自表面觀之。大抵係記載一國之政軍。若何組織。制度之若何沿革。似亦同乎歷史。實則大異。余嘗聞諸師論政治與歷史之異點云。歷史小說爲事實的。政治小說爲理想的。歷史小說爲過去的。政治小說爲未來的。則其界限。判然相分。畫如鴻溝。何容混言。歷史本係記前朝史事。自爲過去之事實。若言未來與理想。或有一解。更進而申言之。即我前所云。政治小說可以爲進化政治之論說觀也。政治小說者。本具有一種促進政治。改良法律之作用。如所處爲政治不良時代。作者適以新思想。摹擬一新國家。其政治如何改良。法律如何優美。制度若何改組。模範若何新穎。國家如何利益。國民如何安福。以冀有司見而覺悟。當局知而漸改。將今日書中之空言。成化日政治之事實。誠爲一種促進改革之文字。豈非係理想於未來者耶。如清室之變爲民國。在昔亦不過一種理想。而今竟能達目的。惟彼時我國無政治小說之作者。在他國則早有之矣。(未完)

